

斯里兰卡对华、对印关系中的“动态平衡”

杨晓萍*

【内容提要】当前,虽然中国和印度在斯里兰卡的存在有其差异性,但两国正试图修正自身在斯的弱势领域。这种复杂存在与斯里兰卡对中国、印度两国不同的战略需求有关。作为力量对比中的小国,斯里兰卡在中印间最大限度发挥其杠杆作用的主要方式,仍是努力在不同议题和不同领域上实现中印间的“动态平衡”,从而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印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红利和战略容忍空间。这种行为模式具有深刻的地缘动因和经济基础,具有稳定性。在未来,中国与斯里兰卡关系的发展仍应重点置于双边战略需求的轨道,并尽可能减少所谓“中—斯—印三边制衡”的困扰。

【关键词】斯里兰卡;战后重建;动态平衡;中新印关系

【中图分类号】D835.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508(2013)02-0093-07

自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均在不同纬度大幅提升,呈现出较之前不太一样的特点。同时,随着印度洋所承载的能源、贸易通道功能的加强,斯里兰卡的战略作用性有所上升,很多印度媒体还将中国与斯里兰卡关系的发展视为中国在南亚试图对印度实行“珍珠链”战略的一环。

在关注这些议题时,现有研究多采取了大国研究视角,即基于大国实力的压倒性特征,假设大国是框定效果战略选择路径的最主要因素,从而对小国自身的主动性以及大国与小国间的互动性考虑不足,^①本文试图更多转向小国的视角,分析作为一个在实力上与中国、印度存在巨大差距的小国,斯里兰卡在处理与印度、中国这样的大国关系时,在具体战略考虑上存在哪些差异性?斯处理对华、对印关系的行为模式在哪些层面具有特殊的国内根源,而哪些层面具有一定普遍性?如何判断斯里兰卡在发展中国和印度关系时,呈现出的“临时性”、“灵活性”与“稳定性”共存的现象?

本文在研究时借用经济学中“动态平衡”的概念,即允许一国在一段时期内,在某一特定领

域和议题上重点发展与某一特定国家的关系,而在长期上,应维持与重点多个国家间关系的平衡与均衡。

一、当前斯中、斯印关系的特点与差异

内战后,斯里兰卡地缘政治版图上发生的最大变化便是西方影响力的迅速降低,以及随之而来的斯里兰卡与印度和中国关系的增强。很多国外学者将之视为“中、印很快填补了西方撤出后的权利真空”。^②随着斯里兰卡国内安全局势的逐渐好转,斯里兰卡与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在不同纬度展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首先,斯印关系中的泰米尔人问题正成为印度外交地方化趋势的强力推动因素。

内战后,受印度国内泰米尔纳杜邦压力的影响,印度政府持续保持了对斯里兰卡国内泰米尔人问题的压力。在双边层面,2011年6月,包括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外交秘书和国防秘书在内的印度高层代表团访问了斯里兰卡,旨在督促斯里兰卡切实履行宪法第13条修正案的内容,以便给予斯地方机构(特别是东部和北部地区)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① 在分析中印在斯里兰卡的经济竞争关系时,部分研究已经开始转向了小国视角,但互动性略显不足。如宋志辉、马春燕:“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与中印在斯的竞争”,《南亚研究季刊》,2011年第4期,第36-39页。

② Sergei DeSilva-Ranasinghe, “Sri Lanka - The New Great Game”, *Future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nalysis Paper*, Mar. 24, 2010, p. 3.

更多的权力。^① 2012年7月,迫于泰米尔纳杜邦各个不同政党的压力,印度中央政府不得不改变了原来根据斯印两国政府间协议受训的9名空军官员的地点,将他们从泰米尔纳杜邦转移至了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某空军基地。

斯印关系中的泰米尔人因素,印度学者认为除了历史原因,更包括衍生的中国因素。一些印度学者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印度不得不考虑地方的声音;但同时,在斯中关系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在处理与斯里兰卡关系是畏手畏脚并不有利于印度的国家利益,只能使印度使用斯里兰卡来进行平衡的能力降低……当印度能够通过多边途径来表达印度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时,应适时控制该议题的发酵范围,而不应让其影响印度对斯里兰卡的融合政策。”^②

其次,中国和印度均积极参加斯里兰卡国内的社会经济重建进程,但在关注领域和存在地域上有所区别。

就印度而言,鉴于斯里兰卡东部和北部是泰米尔人聚集区域,印度对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安置工作给予了国际支持,既包括扫雷和生活用品等人道主义援助,给包括战后人员的房屋建设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在经济上,印度加大了对斯里兰卡战后国内社会重建进程的投资,领域涵盖建筑、铁路、信息技术等多个层面,并继续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2012年1月,印度与斯里兰卡签订谅解备忘录,印度承诺将向斯里兰卡提供2.6亿美元援助,帮助斯里兰卡修缮或重建在北部和东部冲突区的共4.9万间房屋。这是迄今为止印度向国外提供的最大发展援助项目。就印—斯双边贸易而言,2011年两国双边贸易额为50亿美元,增长率高达7%,创历史新高。

在印斯关系发展的同时,中斯关系也有了深

化。冲突结束后,中国对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大幅增加,如汉班托塔港口,火电发电项目,南部高速公路以及科伦坡—卡图纳亚克(自由贸易区)的机场高速,以及贾夫纳内环公路等。目前,斯政府准备在南部建一个国际机场和自贸区,并将之打造成带动南部经济发展的交通枢纽,中国也将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2012年6月6日,中国援助斯里兰卡建设的第一座港口,汉班托塔大型深水港正式启用。

最后,中国和印度均试图修正自身在斯里兰卡的弱势领域,两国在斯里兰卡的存在更加交织化和复杂化。

传统上,除了地缘上临近的优势,印度对斯里兰卡的优势还集中于文化上的接近性和在军事合作交流上的长期投资。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斯里兰卡的文化外交,努力增强两国友谊的基础,夯实人文交流与合作。2011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斯里兰卡研究中心”,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担任中心名誉主任。同时,拉贾帕克萨总统还接受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在防务合作交流上,受印度国内泰米尔群体的影响,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双边军事交流暂时受到了印国内强烈的阻力。2012年,印度负责防务的联邦国防国务部长帕拉姆·拉詹曾称“斯里兰卡是一个友好国家,印度会继续保持对斯里兰卡防务人员的培训”,^③这立即受到了来自泰米尔纳杜邦所有政党的强烈批评,认为中央政府罔顾内战期间斯里兰卡国内泰米尔的人权迫害问题。与此相对应,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2012年8月对斯里兰卡进行了五天的友好访问。据斯里兰卡媒体报道,在访问中,“中国确认将在体育和军事培训项目上给予斯里兰卡支持和帮助”^④。印度方面对此的评论是,“这可能意味着

① Walter Jayawardhana, “Shiv Shankar Menon has arrived in Colombo with a demanding rod in his hand says the Hindu”, <http://www.lankaweb.com/news/items/2012/06/29/shiv-shankar-menon-has-arrived-in-colombo-with-a-demanding-rod-in-his-hand-says-the-hindu/>, 2013-01-11.

② Gulbin Sultana, “The Tamil factor reappears in India-Sri Lanka Relations”, *IDSACOMMENTS*, Sep. 12, 2012, http://idsa.in/idsacomments/TheTamilNadufactorreappearsinIndiaSriLankaRelations_gulsultana_120912, 2012-10-8.

③ J. Balaji, “Sri Lankans will continue to train in India, says Centre”, *The Hindu*, http://m.thehindu.com/news/national/article3827983_ece/, 2012-08-27.

④ “We are ready to train Sri Lankan Army; Chinese Defence Minister”, *Lanka C News*, Sep. 2, 2012, <http://lankacnews.com/english/news/we-are-ready-to-train-sri-lankan-army-chinese-defence-minister/>, 2012-09-10.

在将来，斯里兰卡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需求中国的军事援助……这样，中国在斯里兰卡的软实力全面提升，包括外交、经济和军事层面”。^①

面对中国与斯里兰卡关系的提升，2010年，印度在斯里兰卡的南部城市汉班托塔港和北部贾夫纳港口同时新设领事馆，印度也是首个在这两处同时拥有领事馆的国家。另外，印度还在科伦坡拥有最大的“高级官员公署”，在斯里兰卡中部城市康堤设有“辅助高级官员公署”，这样印度在斯里兰卡就拥有了四个外交领事机构，可见印度正逐步扩大其在斯里兰卡的外交领事馆网络。之所以选择遥远的南方地区汉班托塔，一方面是因为地缘上该港口连接具有战略意义的东西印度洋航道，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较大，在该地区开设新领事馆有利于印度及时了解这块地区的动态。2012年，印度还表示要投资在南部城市汉班托塔建立一个信息技术(IT)园区。以上均表明中印两国目前在斯里兰卡的投资地域已经越来越重叠，产业上的区分差异性正在减小，面临的可能性竞争加大。

二、斯里兰卡对印度、中国的战略诉求

据斯里兰卡外交部(MEA)资料，斯里兰卡对自身地缘位置的定位是：(1)文明上与印度次大陆的趋同性；(2)地理空间上与东亚和东非的等距性；(3)海洋航道上对东方与西方的链接性。^②由于其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历史上与印度、中国的特殊关系，当前斯里兰卡坚持不结盟政策，同时与印度和中国积极发展双边关系。

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受海外泰米尔群体强大的游说影响，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斯里兰卡内战期间存在的人权问题进行了大肆批评，并要求对内战期间泰米尔人的人权状况进行国际调查。至2012年底，斯里兰卡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关系仍保持紧张。在此背景下，印度对斯里兰卡国内泰米尔群体的态度就非常关键，这一方面涉及到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也涉及到斯里兰卡的海外市场和国际形象

问题。

大致看来，斯里兰卡对印度的战略诉求主要集中于：

(一) 对斯里兰卡现政府在处理国内泰米尔问题上的理解和支持

这主要包括三个层面，(1)印度国内层面，即印度中央政府如何处理与泰米尔纳杜邦的关系；(2)斯里兰卡国内，主要是印度帮助斯里兰卡政府积极安置战后泰米尔人；(3)国际层面，主要是在联合国对斯里兰卡在人权领域的支持。

斯内战结束初期，印度以积极的方式开始执行“融入斯里兰卡”的政策，期望在斯国内泰米尔问题上发挥独特的杠杆作用。2009年内战结束后不久，印度便表示印将积极对斯战后重建给予帮助，并帮助安置武装冲突中的数十万泰米尔人的生活，帮助其融入斯里兰卡主流社会。这得到了斯里兰卡政府的肯定。2011年5月的《印斯联合新闻声明》中，斯承诺“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妥善处理不满与和解问题”，而印度认为“斯国内武装冲突的结束为斯国内真正的民族和解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在国际层面，印度在斯里兰卡内战后初期坚决反对联合国通过任何针对斯里兰卡现政府的提案，然而，2012年后，受印国内泰米尔人团体压力以及“印度通过在人权上与美、欧站队以便借力平衡中国在斯里兰卡影响”^③因素的影响，印度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有关斯里兰卡人权状况决议。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中央政府对斯里兰卡在人权上的压力有一定限度，在实际中也适当考虑了斯里兰卡政府的态度。如2011年12月斯里兰卡“教训汲取与和解委员会”(LLRC)向斯议会提交《关于斯内战期间人权状况的调查报告》后，印度政府就表示了欢迎。

(二) 现实上对斯里兰卡战后经济社会重建的支持，这既包括印度对斯战后重建进程的经济投入，也包括继续延续与印度的海洋军事合作

内战后，在受战争影响较大的区域，印度

① Col. R. Hariharan,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s Visit to Sri Lanka: An Indian Perspective",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Paper No. 5206, <http://saag.org/node/965>, 2012-09-18.

②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Sri Lanka, *Historical Context of Foreign Policy*, <http://www.mea.gov.lk/index.php/foreign-policy/historical-context>, 2012-06-12.

③ Th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e, *Country Report*, June 2013, p. 4

“除了提供粮食援助，扫雷支持、农业用具以及生活必需品外，还为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优惠贷款”。^① 印度积极参与了战后泰米尔人聚集区的房屋建设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如斯里兰卡坎凯桑图赖港口，亨可马里煤电发电站，贾夫纳文化中心和体育场，学校，医院以及职业训练中心等。目前，印度为斯里兰卡国家铁路网络的翻修提供了至少 10 亿美元的贷款。

除了基础设施，印度还积极拓展自身优势产业如 IT 业和炼油业在斯里兰卡的影响。2012 年，斯里兰卡政府决定在汉班托塔建立一个 IT 工业园区，并给予相关的税收优惠。此政策一出台，印度便表示愿意积极为此工业园区注资。然而，印度学者认为，“与中国相比，这些项目无论在规模还是资金投入上，都是远远落后于中国的”。^②

就斯印的防务关系而言，源于斯里兰卡的地缘特性，印度非常重视与斯里兰卡之间在海洋问题上的协作与交流。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政府积极推动与印度签订政府间的国防合作协议。“斯里兰卡对与印度开展防务合作的兴趣是与战后对印度重建资金的渴望相伴随的，这反映出斯里兰卡政府对印度政府态度的微妙变化，从之前的将印度视为威胁逐步转变为将印视为友好的支持性力量。”^③ 战后斯里兰卡政府已经认识到，印度的支持有利于其政权稳定性和合法性的增强。

部分与对印度的诉求相一致，斯里兰卡对中国的战略诉求主要集中于：

(一) 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对斯里兰卡在人权问题的支持，特别是在西方对斯里兰卡在人权指控加强的背景下，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态度就显得愈发重要

在政治上，中国尊重斯里兰卡独立自主、不允许其他国家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在联合国等

国际舞台上，中国不支持针对斯里兰卡国内人权问题的提案。2012 年 4 月，对于在美印支持下获得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UNHRC）通过的关于斯里兰卡人权问题的提案，中国与孟加拉、印尼和俄罗斯也一起投了反对票。在地区层面，2012 年 6 月的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上，上合组织秘书处研究了给予斯里兰卡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地位的可能性。

这种政治上的支持带来了中斯双边关系的大幅提升。2011—2012 年，中斯高层会晤频繁，双边合作稳步推进。2011 年 8 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中方愿更多帮助和参与斯里兰卡经济建设，促进两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扩大贸易投资合作。2012 年 6 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会见了斯里兰卡议长恰马尔，认为“当前中斯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④

(二) 争取中国来部分抵消印度基于历史、地缘和经济在斯里兰卡的过大影响，这既包括对战后重建中中国资金支持的争取，也包括欢迎中国在印度洋地区发挥积极的作用。

严格地说，这种战略考虑更多是为了一种“双保险”，因为对斯里兰卡来说，“不论是跟随中国来反对印度，或者跟随印度来平衡中国，都不是斯里兰卡最佳的战略选项。斯里兰卡最关心的可能还是与这些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同时保持良好关系。”^⑤

目前，在贸易上，中国（包含香港特区）是仅位于印度之后的斯里兰卡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在成衣、皮革、电信、电子制造等领域均有投资，且根据新成立的《出口特别处理专区》管理条例，“凡是投资超过 2500 万美元的中国企业，均可以享受类似于公民证的斯里兰卡护照待遇。”^⑥ 中国承包企业在斯里兰卡已拥有 30% 的

① Sergei DeSilva-Ranasinghe, “Reconciliation Quest: Sri Lanka’s Security after the Conflict”,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August 2011.

② Sergei DeSilva-Ranasinghe, “Another Bead in the String of Pearls: Interpreting Sri Lanka’s Foreign Policy Realignment”, *China Security*, Issue 19, p. 67.

③ Brain Orland, “India’s Sri Lanka Policy toward economic engagement”, *IPCS Research Paper*, April 2008, p. 19.

④ “吴邦国会见斯里兰卡议长恰马尔”，《人民日报》，2012 年 06 月 14 日，第 2 版。

⑤ Nilanthi Samaranyake, “Are Sri Lanka’s Relations with China Deepening?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ata”, *Asian Security*, Vol. 7, No. 2, 2011, p. 141.

⑥ Naizer, Nizla, “China’s road to economic success”, *The Bottom Line*, Aug 30, 2009,

市场份额，与日本和韩国公司基本处于三国鼎立态势。

地缘政治层面，中国在斯里兰卡进行的港口建设被赋予了过多的战略价值涵义。印度普遍认为其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将加深了中印在印度洋地区的竞争。“科伦坡与北京关系的接近引起了印度的担忧，港口建设意味着大量的中国技术专家将出现在印度洋地区，这必将引起印度的安全担忧。”^① 还有专家认为，“虽然目前中斯两国没有讨论到海军港口建设，但汉班托塔最终可能不得不迎合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和反海盗巡逻的要求。”^②

三、斯里兰卡战略诉求的内部根源

斯里兰卡对中国和印度在不同的领域和区域采取动态平衡战略，在本质上是由斯的地缘位置、斯里兰卡的贸易结构、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需求决定的，这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斯里兰卡对中、印实行“动态平衡”战略的不可逆转性。

从地理特征看，斯里兰卡处于印度半岛的东南方，四面环海，而印度是南亚国家中离斯里兰卡最近的国家，两国海峡最近处仅 30 多公里。在历史上，斯里兰卡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与印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深受印度的影响。在国家综合实力上，印度 GDP 总额是斯里兰卡的 330 倍，国防开支是斯里兰卡的 27 倍。^③ 鉴于印度的地理位置、国家实力以及印斯两国间的历史和宗教联系，印度在斯里兰卡的外交棋盘占据压倒性的优先位置。

然而，如果从贸易结构和当前斯里兰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而言，斯里兰卡必须同时与印度和中国发展关系，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斯里兰卡的贸易结构而言，虽然美国和欧洲是斯里兰卡的主要出口市场，但在进口上印度和中国却是斯里兰卡最重要的两大进口来源国。

2011 年，斯里兰卡从印度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 17.9%，从中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 16%，中印两国的份额已经非常临近，这与 2010 年存在较大区别。2010 年，斯里兰卡从印度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 21.1%，从中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 13.7%，比中国高出了 7 个多百分点。^④ 当前，斯里兰卡从印度进口的商品主要包括蔬菜、纺织品、交通设备、仪器制成品和铁矿石，^⑤ 而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包括纺织品、轻工、机电产品、五金工具、服装、医保和化工等。^⑥ 考虑到中印两国地缘、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制产品性价比等多种因素，中国与印度在出口上存在一定竞争性，在未来经济关系受政治关系影响的可能性增加。

就斯里兰卡国内政治局势而言，2011 年拉贾帕克萨总统及其所在政党 UPFA 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双双获胜，这种优势在 2012 年继续得到巩固。斯里兰卡议会通过对宪法第 18 条修正案的修改，这意味着一方面拉贾帕克萨总统在国家发展的政策发展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度；另一方面，现任总统拉贾帕克萨也有资格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参加 2015 年的大选。

在政局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斯里兰卡国内经济发展前景并不全然乐观。虽然内战后国内经济社会重建进程持续推进，但此进程的前提是外部资金的源源注入。传统上，斯里兰卡 FDI 的来源国主要包括英国、美国、印度、新加坡、中国（包括香港地区），产业发布主要集中于与战后重建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电信、能源、电力、旅游、教育和 IT 业。内战结束后，鉴于在人权问题上与西方的严重分歧，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大国的 FDI 就显得异常重要。

内战后，为促进国内重建进程，斯里兰卡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现象不容忽视。

- ① Gunjan Singh, "Growing Chinese influence in Sri Lanka", *IDS Strategic Comments*, June 8, 2009.
- ② B. Raman, "Chinese inroads into Sri Lanka",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Paper No. 3759, Apr. 13, 2010.
- ③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国别军费数据, <http://milexdata.sipri.org>.
- ④ Th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e, 国别报告 (斯里兰卡), 2012 年 1 月和 2011 年 2 月数据.
- ⑤ Dushni Weerakoon, "India-Sri Lanka FTA: Lessons for SAFTA", Research paper by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Srilanka, p. 12, <http://www.thecommonwealth.org/files/178424/FileName/India-Sri%20Lanka%20FTA>.
-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斯双边贸易情况, 参见 <http://lk.mofcom.gov.cn/aarticle/zxhz/hzjj/200203/20020300002657.html>.

2010年,斯里兰卡的财政赤字是10.8%,2011年,按照IMF的要求,斯里兰卡已经将财政赤字控制到了6.8%,2012年IMF提出的控制目标是6.2%。然而,根据《斯里兰卡2012财政年度预算》报告,2012年斯里兰卡的财政预算整体仍是扩张性的,其中公共开支预计增加8.5%,达到195亿美元。^①加上近期美欧对伊朗实行制裁的影响,斯里兰卡从伊朗进口石油的数量受到限制,被迫从其他渠道购买更贵的能源,这可能是斯里兰卡政府2012年控制财政赤字的目标难以达成。

由于常年赤字,2011年斯里兰卡公共债务已经高达GDP总额的85.9%,2012年截止到7月底,斯里兰卡中央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斯里兰卡的国家债务已达到了66610亿斯里兰卡卢比。^②就债务占GDP的比重而言,IMF财政稳定计划设定的目标是到2016年将这个比重控制在60%以下,就目前趋势而言,斯里兰卡实现这个目标很有挑战。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造成了斯里兰卡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的增加,而且还一定程度上推升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内战后,斯里兰卡通胀率长期保持居高不下。2010年,斯里兰卡的通胀率是5.9%,2011年,斯的通胀率攀升到7%。2012年,斯里兰卡的平均CPI通胀率为7.5%。随着商品价格的略微降低,预计2013年斯的平均CPI通胀率为6.4%。^③鉴于斯食品价格极易受天气和农业耕作环境的影响,加之现政府控制财政赤字的能力尚弱,中期看斯里兰卡仍将保持一个较高通胀率水平。

特定贸易结构、以及“高赤字、高通胀”的经济现实使斯里兰卡在处理与中国、印度这样大国的关系时,更多表现出一些“临时性、灵活性”的特征,即根据具体的时间、条件和议题来选择最可能合作的对象、尽多利用对国家发展有利的资源,这或多或少可以被概括为一种“小国”处理大国关系时的平衡逻辑。这种逻辑决定了斯里兰卡在外交上表现出某种柔软性和灵活

性。2012年9月,针对印度表示出的对“北京和科伦坡之间持续上升的军事交流”的担忧,斯里兰卡的印度特使普拉萨德·卡里亚瓦萨姆指出:“中印两国在斯里兰卡不是简单的零和游戏,我们从未想过扮演让中印在斯里兰卡进行对抗的角色……我们希望利用一切有利的商业机会,能够同时达成分享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红利。”^④

四、斯里兰卡“动态均衡”模式与斯中关系未来

斯里兰卡作为一个与印度隔海相望的岛国,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印度的宗教民族背景,注定其安全环境中对印度的敏感性最高。这种依赖与权重具有不可逆性,这是中国在发展与斯里兰卡关系时的一个基本事实。

同时,斯里兰卡与中国关系也具有一定“特殊性”。两国建交50多年来,始终保持了长期友好关系,在上世纪50年代曾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不分大小进行务实合作的典范。当前,两国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斯里兰卡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西藏、台湾等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并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多次支持中国挫败西方的反华提案。中国政府也一贯支持斯里兰卡维护地区和平和印度洋无核区的主张,理解和支持斯政府坚持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内种族流血冲突的政策。从历史脉络上看,这种良好的政治合作基础又是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印度在斯里兰卡外交中重要权重之外的。

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处于经济社会重建进程之中的斯里兰卡努力避免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站队,以便能同时分享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红利。这种“搭顺风车”的心态符合一般小国与大国互动的模式。与当前在东南亚出现的多数国家“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的二元结构”^⑤有所不同,斯里兰卡在经济上同时依赖中国和印度,从而在大趋势上将可能出现中国和印度在斯

① <http://www.treasury.gov.lk/depts/fpd/budgetspeech/2012/bgtspeech2012-eng.pdf>

② “Govt. debt tops Rs. 6 trillion”, *The Daily Mirror*, Oct. 31, 2012, <http://www.dailymirror.lk/news/23075-govt-debt-tops-rs6-trillion.html>.

③ Th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e, Country Report, June 2013, p. 6.

④ Manish Chand, “Sri Lanka is no stage for India-China rivalry; Envoy”, *The New Kerala*, <http://www.newkerala.com/news/newsplus/worldnews-79083.html>, 2012-09-23.

⑤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秩序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21页。

里兰卡动态平衡的局面。2011年,印度对斯里兰卡东部和北部的基础设施投资有所加大,如铁路和建筑;同时,在中国影响力加强的南部,印度也表示要投资在南部城市汉班托塔建立一个信息技术园区。这表明两国的投资地域已经越来越重叠,产业上的区分差异性正在减小。在未来,中印两国在斯里兰卡至少经济层面面临的可能性竞争会有所加大。

同时,需要认识到,当前中印在斯里兰卡所谓“竞争性的增强”更多是与西方力量的大幅收缩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上,在贸易对象国上,美国是斯里兰卡第一大单一贸易对象国,占其总出口的20.7%,其他依次为英国(11%)、意大利(5.4%)、德国(5.1%)。而在2010年,欧盟因为人权问题取消了给予斯里兰卡的贸易普惠制,并大幅减少了对斯里兰卡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投资就显得非常重要,两国的资金部分补充了西方投资的空缺。然而,从当前中印在斯里兰卡的投资规模来看,两国可能还无法完全达到斯里兰卡的国内需求,这可能一定程度上导致斯里兰卡会尽力来修复与西方的关系。

中印在斯里兰卡“动态平衡”局面的形成不仅与斯里兰卡当前国内的经济社会重建进程相关,还与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升有关。当前,印度洋每年承担着世界50%的集装箱货物及70%的石油产品运输,经印度洋运送的石油超过世界海上石油运输量的一半。随着“印度洋——太平洋”概念的提出,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被作为一个战略整体来考虑。“这既源于南亚与东南亚、东北亚次区域板块之间的经济互动,也源于亚洲国家对中东石油的整体依赖。”^①当前,各国对共同维持印度洋航道安全基本形成一个共识。斯里兰卡也希望印度洋是一个和平区,希望中印在印

度洋进行合作而非对抗,这符合中国对印度洋现状的基本理解。

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印度与中国博弈的资本。印度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在阿鲁纳恰尔邦(我藏南地区)对印度实行进攻性的前进政策,印度可以考虑在印度洋上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②然而,这种政策提议在具体实施上存在难度,也并非印度政府的官方立场。在事实上,中国在印度洋存在的加强可能更多在心理上给印度带来了压力,印度对中国在南亚的战略存在将更加敏感。

就未来的中斯印关系而言,这种动态平衡的态势将具有长期性。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快速增长的海外经济利益存在需要被保护的战略需求,从这方面来讲,中斯关系是独立于“中斯印”三边关系之外的,中斯双边关系发展本身具有内在动力;但另一方面,中国与南亚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关系又都摆脱不了印度的影响,这是由南亚次大陆权力结构的失衡性特征决定的。中国与某个国家关系的快速发展很可能被视为对印度利益的威胁,因而在战术上,可以将这种存在视为与印度博弈的一种资产。一般而言,有了实际存在也往往意味着有了战略抓手。

由于斯里兰卡在经济上同时需要中国和印度,同时也在安全上也对中国和印度各有需求,因而“中斯印”并不构成传统意义上的三边关系,很难形成某两个国家联合起来“针对/平衡”第三国的情况。斯里兰卡作为一个与中国、印度实力相差甚远的小国,清楚自身的战略地位、自身国家发展的需求、实时灵活奇妙地运用自身的外交资源,以便最大程度地“搭顺风车”,这是斯里兰卡处理中国和印度关系的最主要的战略逻辑。对于大国而言,保持在各种夸大其辞的媒体和外界评论背后的战略自信也是至关重要的。

① Khurana, Gurpreet S,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1, No. 1, 2007, pp. 139 - 153.

② Namrata Goswami, “China’s Territorial Claim on Arunachal Pradesh: Alternative Scenario 2032”, *ISDA Occasional Paper*, No. 29, 2012, p. 41.